

中華學術叢書

柳存仁著

和風堂文集

中華學術叢書

柳存仁著

和風堂文集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千八百年來的道教

道教的信仰，不論它在哲學思想、歷史發展和宗教本身的活動這幾方面來說，都是不簡單的。所以我們這麼簡短的時間內所做的概述，恐怕沒有方法包括它的全貌。何況，在它悠長的歷史演變之中，其中有很多事情，可能我們是不知道的，這裏所能夠貢獻的，大約只是一個大綱。也許我們可以揀幾個重要的關節的地方還不曾得到普遍的注意的先說一說，那說不完全的地方，可以留待更複雜的研究。

我的題目是「一千八百年來的道教」，讀歷史的人，一定會記得東漢靈帝中平元年（一八四）是黃巾起兵的時候，那時候道教的所謂「太平道」已經在民間很盛行了；三張父子的「五斗米道」也在漢中和四川的一些地方活躍，其他的神仙方術之士，像後來被孫策所收斬的于吉，或為曹操捉了去徵用的甘始、左慈這些人，都在某一個特定範圍內，有所活動，這時候相當於道教的幾個專名，大約一般人已不陌生了。這時正離開今天大約一千八百年。在這以前，做為是一種積極信仰的道教，曾經經過四五百年醞釀和經驗的累積；這裏有戰國時候的陰陽五行家，和流及後世的讖緯迷信；有追求「不死之藥」和「海上有三神山」的方士，這種嚮往在秦始皇以前早已有之，秦皇之後，漢武帝的歆慕這些方術的熱誠正不減於秦皇，他的寵信少翁、欒大，行封禪、祀泰一，只是秦皇的迷夢的翻版而已。

連儒家的學者像董仲舒，也未嘗不興風助浪，牽合迷信的方術去解釋《春秋》。不論是上層貴族社會或民間的生活裏，巫覡的活動不管在中國的南方或北方也很普遍。《楚辭》裏面，巫咸、彭咸固然有很早的根原，《九歌》描寫的降神，也基本上和西伯利亞——烏拉阿爾泰人們（Siberian and Ural-Altaic peoples）的薩滿教（Shamanism）無大區別。

所以在沒有建立像樣子的道教以前，這些遠在公元前好幾百年——也許遠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信仰和風俗習慣，早已層累式地堆積成爲它的若干代的前身，或若干零碎複雜的集合單位。這種歷史的承負是它無法擺脫，也不會想到擺脫的。照它吸收的內容和範圍來說，它是只要有一點可以黏連上去的東西它一定要包容，再讓時間和人力把它們逐漸地消化，消化不掉的也不妨留着等到有機會再做補充。（這一個特點我等一會兒還會提到它。）我這裏先得說明的是，所謂「像樣子的道教」我指的究竟是甚麼。用我們現代人的說法，一種宗教必須有（一）禮拜的對象，（二）它的教義和戒律這些東西，和（三）它的信徒們必須有的經常聚會。像樣子的道教當然也不能例外。

上面提到的這三點，道教大概都能够具備，雖然滿足這些要求的內容質量，却有高有低，也有多有少，不一定全都在一個高的水平。譬如說，巫術和符咒這一類的方術，用在壞的方面就可以害人。不論它的效果靈不靈，witchcraft 的動機總是不良的。漢武帝的大兒子劉據（戾太子）就因爲宮裏發現埋着桐木人，釀成和武帝父子交兵的慘劇（公元前九一），這是大家知道的歷史事實。道教的「法術」不是沒有魔術、巫術那一套（現在《道藏》裏還有像《太上六壬明鑑符陰經》那樣的著作），但是

這種法術即使沒有真正效果，自然也不足爲訓。要想成爲了不起的宗教，道教所標榜的無論如何也得比這高一些。《太平道》和《天師道》的領導主持的人在漢代捧出了「以濡弱謙下爲表」的老子做他們的信徒的精神領袖或教主，或用《老子五千文》做他們諷誦的經典，或在他們宣播教義的文字裏吸收《老子》的字句，這都是很聰明的做法。

老子和莊子這些人，他們的詳細時代我們雖然都不容易考證，沒有人否認他們是先秦的哲學家。嚴格地說，他們是道家一派的思想家，但是他們의 思想和後來的道教，並不是一個東西。不過他們的著述《老子》和《莊子》裏，不是沒有可以令道教的人傳會的，有些迹近神秘性的文字，特別是那些和養生有關的話，像《老子》說：「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十章）或《莊子·大宗師》篇說：「古之真，……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刻意》篇說：「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這和後來道教的導引理論，當然不無關係。漢代道教的《太平經》裏，襲用《老子》的話，就是在字句上也不免露出痕迹。例如《太平經》卷九十八說：「天地之道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守氣而不絕也」這樣的說法，如果沒有《老子》（七章）「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這種句法在前，是沒有方法寫得出來的。

認真地說，老子這個人人格化了之後至今不絕還在爲道教所利用，《老子》這一部書却有很高的講政治權術的地方。《老子》書常言「取天下」。「將欲歛之，必固張之」（三十六章）也許只是承襲了更早的成語，但是「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健而不可開」（二十七章），「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六十三章）這些話無論如何講的只是現實的政治，其近似 Machia Velli 的孤憤的地方已經被韓非、李斯這些荀子的門徒遙承其衣鉢了，醉心隱逸和神仙的道教徒並不會襲用這些。在朝廷方面，西漢文帝、景帝時候，據說是崇尚黃、老的，行的是老子教訓寬弛的一面。文帝時郎中令將軍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婉其心」（《漢書》卷四《文帝本紀·贊》），却不曾運用霸術。民衆方面呢，東漢末黃巾張角等起兵造反時，據《後漢書·皇甫嵩傳》說他「奉事黃、老道」，同書《襄楷傳》說張角頗有《太平清領書》，但是《皇甫嵩傳》裏只說張角他們三兄弟分稱天公、地公、人公將軍，也不曾記載說他們從《老子》五千文裏學到了甚麼政術。以後其他的時候利用道教聚眾起兵的人，也少有人提到這些。所以老子這個偶像在道教的神的品級裏雖然很崇高，《老子》書裏的思想，特別是道家的權術在實際政治上的運用，和一般宗教信徒的膜拜，中間至多只有一層很淡薄的關係。後世能够利用《老子》書裏陰柔而又厲害的權術的，是雜糅儒、道方術的儒家知識分子，不是知識淺薄、只懂得叩頭謝過自搏的從黃土泥裏出來的低級道教徒。

東漢時候說的《老子》五千文，大概就是我們知道的《老子》，《太平清領書》，就是《太平經》。《後漢書·襄楷傳》說「順帝時（一二六至一四四）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按，在東海）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後來襄楷在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就是著名的黨錮之禍的那一年，兩次上書時，也曾提到這一件事。襄楷是懂得占星的人，借星象議論時事。他的第二次上書裏，很可寶貴地提到《太平清領書》的內容，是「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

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很可以供我們拿來和殘存的《太平經》比校。（唐時的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漢書》已經開始這樣做了。）襄楷是術士，和陳蕃的兒子陳逸是好朋友；宮崇的老師于吉或作干吉，也許和《三國志·孫策傳》裴注引的《江表傳》所敘爲孫策所殺的于吉（亦或作干吉）並不是一個人。襄楷上書裏提到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桓帝本紀》裏也有他「祠黃老於濯龍宮」和兩次派中常侍到苦縣祠老子的記載。其實，「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光武帝的兒子楚王英已開其端。靈帝熹平二年（一七三）還有明帝的一位曾孫陳愍王寵，因爲祭黃老君當誅死赦不問的一案（《後漢書·孝明八王傳》）。黃老君和黃、老是否相同，可能還有些疑問，但在東漢末看來這些已漸漸合流了。陳愍王劉寵雖然祀黃老，但是黃巾兵起攻陳，他却抵抗甚力。足見我們研究宗教問題，也還得顧到歷史上許多別的因素。

現存《道藏》裏的《太平經鈔》和《太平經》，加上敦煌殘卷 S.4226，恐怕只有原書一百七十卷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我們只就這些現存的材料看看，也不無意思。它的文字十分樸素，裏面用的一些術語，甚至於有些困難的語法，我們今天還是要仔細摸索推求的，但因此也可以證明它的大部分材料不會是偽造。籠統地說，它說陽、陰、中和是三種元氣，象徵人間的君、臣、民，三者「相通辭語，並力共憂，則三氣合併爲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氣」（《太平經·合校》頁十九——二〇）。雖然這部經在某些地方似乎是贊成天生人是平等的，但是子要孝，弟子要順，臣要忠，仍是做人的基本信條（頁四〇五）。經裏所說的政府和教會的關係不太明顯，但它提到「靖舍」（頁五五一），可能就是後來

的「靖」，也提到帝王當備「軍師」，「軍師」有一萬二千人（頁二九四——五）。宗教信仰的品級的安排有天君，天君下面有大神（頁六〇七——八）、司農及所部州郡國（頁七一〇），但是傳教的領導就是天師。天師有六位大弟子，稱為六方真人（頁二二四、三一二），有時也簡稱真人。卷一〇九提到「凡事盡不理，六方不太平」的話（頁五一七），令我們想到張角起兵時，集合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數十萬衆的信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後漢書·皇甫嵩傳》）的記載。經裏也偶見到「天師道」這個名稱（頁三五七）。經裏很嚴厲地批評東漢末年政府不聽納民間的意見，「小有欲上書言事，自達於帝王者，比近持其命者輒殺之，不及時害傷，後會更相屬託而傷害之。故民臣悉結舌杜口爲暗，雖見愁冤，睹惡不敢上通。」（頁三一五）它又反對「共穿鑿地，大興起土功」，「有一家興功起土，數家被其疾」（頁一一四——六），這也反映當時豪富修縱大興土木的情況。它又說人「有神則有氣，神去則氣絕，氣亡則神去。故無神亦死，無氣亦死」（頁九六）；「人死者乃盡滅，盡成灰土，將不復見」（頁三四〇），似乎是說死了甚麼都沒有了，但他處又說人生前作惡，死後「精魂拘閉，問生時所爲，辭語不同，復見掠治」（頁六一五），甚至還影響家裏的病人，教死者歸告家人，「當爲解陰解譎」（頁六一四）。符文是可以吞服的（頁三三八、三八〇），「內視」這名詞也提到（頁七〇九），而真人也還要受到玉女、邪神的試煉（頁二八八）。男女之間是不平等的，男尊女卑，這見解和其他的傳統說法沒有分別，但說女子「所以卑而賤者，其所受命處，戶空而虛，無盈餘，又無實」（頁三八六），却似乎是別處看不到的話。它主張「一男者當得二女，以象陰

陽。陽數奇，陰數偶也」(頁三八)。但是它對於這一男二女之間的愛情，倒是重視的。卷四十六說：「天下之人好善而悅人者，莫善於好女也，得之迺與其共生子，合爲一心，誠好善可愛，無復雙也。」(頁一二七)不論他們的愛情生活怎樣，至少我們知道，天師和他的門徒們都是有配偶的。

黃巾起兵勢正熾盛的時候，張魯正雄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他就是張陵的孫子。張陵本是現在江蘇西北部豐縣人。《三國志·張魯傳》說「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這是一般記載都常引用的文字。《後漢書·靈帝本紀》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注引劉艾《紀》云：「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米五斗，號爲五斗米師。」《張魯傳》說張魯據漢中之前，他本是益州牧劉焉的部下，奉焉命和別部司馬張修領兵去打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後來張魯就佔據了漢中。照常理說，和張魯一同去打仗的張修不會是妖巫張修，但是妖巫張修確是行五斗米道的人，和後來張魯的行徑相似，所以也有可能張修只有一個，張魯襲擊了他，代領其衆，又用五斗米道的方法治民，但是他諱言其事，所以就把它「鬼道」的一套說是自己父子相承的信仰，不提妖巫的事情了。可惜記載不全，材料矛盾，我們只好質疑。《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却有一點別的材料。《傳》裏說劉焉入蜀之後，「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假如這條記載是正確的，那麼張魯的母親爲「鬼道」，還在他去漢中之前。就算他真地學了妖巫張修的東西，他自己世傳

的也必定還有一套。四川邊地本是漢族和少數民族雜處的地方，張陵的故事還有一些是荒誕的，來原不一的傳說，記錄在地理書籍裏，例如李膺《益州記》說：張陵爲蜺蛇所吸，門徒以爲登仙，這類的話，看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就可以查到。「鬼道」的名稱，大概是教外的人聽了纔覺得駭怪，在當時的信徒，恐怕是不以爲異的。後來正一派（就是「天師道」和「五斗米道」合流的後身）齋醮的儀軌裏，常尊「三張」（陵、衡、魯）爲三師（天師、嗣師、系師），這是可以瞭解的。但是有些書裏，把張陵天師更提高一格獨立了，又有嗣師、女師、系師的另一組合，紀錄上却很少說明女師是甚麼人。我雖然沒有很多的證據，從上面引的記載看來，這女師也許指的是張魯的母親。

五斗米的「斗」字通常一向認爲是量詞，和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的「五斗」沒有分別。沈子培（曾植）先生的《海日樓札叢》卷六有「五斗」一條，以爲五斗米的「五斗」的意義也許是指東斗、西斗、……等五斗，五斗米當是祀五斗時向教民收的米穀。這個見解是很新穎的，恐怕也很正確。這一派的信徒是要誦「老子五千文」的，敦煌寫本《老子道經上·想爾》（S 6825），學者們認爲或是張魯爲《道德經》作的注。張魯所創立的義舍和懸置在義舍供行旅食者量腹取足的米肉，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福利事業。《道藏》五六三「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12a—19b）收的《大道家令戒》，很有可能保存了一部分張魯的舊文。

打着宗教的幌子聚衆起兵造反，往往是政治腐敗、經濟難瘼，農民無以爲生、不得已鋌而走險的舉動。黃巾的發難並不是最早的一次，而以後的歷史發展，這種事情在許多朝代更是一次繼續一次

地出現，利用的宗教也不止是道教。事實上天師道和五斗米道在經過三國的紛亂時期之後，它的信仰已經逐漸澄化，開始受到一部分士大夫的尊崇。這關鍵的地方有時候是因為對老子個人的崇拜，例如法苑珠林·破邪記晉程道惠世奉五斗米道，常說「古來正道莫踰李老」，可是他却不立鬼卒、鬼吏、姦令祭酒這些組織。但是也有真地信道彌篤的，像王羲之世事張氏五斗米道，他的次子凝之，在會稽作內史。東晉安帝隆安三年（三九九年）的冬天，孫恩從浙江海上攻陷上虞，遂襲會稽。孫恩也是世奉五斗米道的人。他的叔父孫泰，傳其師杜子恭的秘術，眩惑士庶，且有造反企圖，被會稽王司馬道子殺了。道子的兒子司馬元顯鎮揚州，發動兵役，把許多人民集體調發，東南騷動。孫恩乘機聚亡命百餘人要復仇。兵到會稽，凝之的「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晉書·王凝之傳）魏書·僧晉司馬叡傳記凝之禱祈的情形，說他「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出來就告訴人：「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連自己把性命都賠在裏面，可見他的信仰是誠懇的。晉書·王獻之傳又說：「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這個故事也收在世說新語·德行篇裏。郗曇是獻之的舅舅，他和郗曇的女兒郗道茂是舅表親。五斗米道深入了晉、宋以後的士大夫階層，祈禱、上章首過，都成了他們牢不可破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天師道和五斗米道這種信仰能够走到貴族和士大夫階層的生活裏去，既賴較悠長的時間去慢

慢消化泯除隔閡於不自覺，也仍舊需要一些人爲的努力把兩者之間的距離逐漸拉近、接通。知識份子出身的葛洪（二八四——三六三）就是這樣的人，雖然他並不是地道的天師道。他著的《抱朴子》分內外篇，《外篇》五十卷講的都是儒家追尋的問題，末卷是他的自序。《內篇》纔二十卷，還有不少重疊反覆敘述的地方，却是中國道教史極可珍視的第一手原始資料。《晉書》裏有他的傳，大致是根據《抱朴子》·外篇卷五十的《自敘》寫的。他的「儒者」身分的活動，包括西晉惠帝太安二年（三〇三）他應吳興太守顧秘之邀，參加攻討石冰的戰役。石冰平後，他又應嵇含（二六三——三〇六）之請去廣州，但是嵇含自己並沒有能够到廣州上任，就在襄陽被殺了，葛洪因此在南方住了幾年。後北還，元帝司馬睿於愍帝建興三年（三一五）做丞相時曾辟葛洪爲掾。晉室南渡後成帝時稽核舊勛，賜他爵關內侯，又做過幾任別的官。年老時他想去交趾鍊丹，求爲句漏令（今廣西北流縣東北），在廣州被挽留也沒有去成，就在羅浮山住到去世。他在道教方面的活動，在《抱朴子》·內篇裏所述，却是更詳盡的、且比較有系統的、生動的歷史。

看過《後漢書》或《三國志演義》小說的人，都知道左慈，他又叫左元放。葛洪說他的從祖葛玄（仙公）曾從左慈受過一些煉丹的丹經。這些丹經葛玄傳給鄭隱（思遠），鄭又立壇盟授，連口訣都傳了給葛洪（參閱《抱朴子》·金丹）。煉丹是漢代神仙家一脈相傳的一件大事，丹成了可以長生不老，甚至白日飛昇，捨不得這個塵世不願意立刻動身的可以只服半劑，得地仙。這個想法和煉丹的實驗是古代許多地方都有的，它也促進了後來化學這一門學問的研究和長成。但是據葛洪說煉丹的困

難却很多，他說：「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金丹）還有財力的困難，沒有資產可以獲得那麼多的煉丹原料；交通的困難，登山涉險的困難；這些都是煉丹的人要設法克服的。除了金丹，還有「黃白」，就是用化學的方法把價值低的金屬變成金銀。他說他的老師「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黃白）無論如何，這些丹術和禱祀謝過的粗糙的原始的信仰混合在一起，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豐富了道教的内容。比長生在程度上差一點的就是補益，或服草木之藥，或用其他的方法，這也是秦、漢以還一直發展下來的，在「抱朴子」的書裏我們可以獲得十分詳細的知識。丹砂和若干礦物質的原料據說都可以服，有些藥像茯苓、地黃、黃連、麥冬、枸杞至今還是中藥的方劑裏常見的。他特別欣賞吃像蘑菇一類的木芝、草芝和其他多種的芝。有一種肉芝，「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就是（仙藥），李壽民先生（還珠樓主）寫的小說「蜀山劍俠傳」裏也提過這種靈物。葛洪認為服玉屑可以「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按，刀圭樣子像剃刀，上邊一圈似圭壁，中窪的地方可以盛少量的藥），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同上）。這也可以教我們多瞭解一點魏晉人常說的服藥、行散大概是怎麼一回事。「抱朴子·釋滯」篇說「寶精、行炁、服一大藥」是求神仙的三件重要的事情。行炁、房中的方術最初並不是宗教性的，可是這種知識到了葛洪的時代也成爲道教的本門專利了。「後漢書·方術傳」（下）說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皆方士也，率能行容

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齋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左慈）、延年皆爲（曹）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容成術就是講房中攝生的方術，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健康的性教育，但是《漢書·藝文志》記載這些書名，多有「陰道」、「養陽方」字樣，也許基本的觀點還是用男性做中心的。飲小便大概也是一種補益的方劑，醫書裏稱小便爲人中白，後代也有煉小便爲「秋石」，做爲房中的刺激劑的。（《周易參同契》裏說的「淮南煉秋石」是礬石，不是小便。）「倒懸」很像瑜珈的鍛鍊；至於愛齋精氣，不說話，更是行炁的人的一種虛擬的想法，恐怕身體裏的元氣散了，就會影響健康。

葛洪把行炁的事情說得很多，以爲它是可以治百病、延年命的，其大要在胎息：「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嘯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目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釋滯》）現在練習「氣功」的人所熟悉的所謂三丹田，（地真、篇裏也曾敍及，是做「守一」的功夫時行炁的基本位置。至於許多人熱心的「房中」，葛洪以爲那些方法「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都是「眞人口口相傳，……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釋滯》），這一方面固然會令讀他的書的人失望，另一面也許更加強了道教對高層社會追求玄秘和享受的人們的誘惑力。

葛洪的叔祖葛玄，葛洪自己和葛洪的從孫葛巢甫（參看《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第五》），是以後被稱為靈寶派的道教的主要人物，他們承續了古《靈寶經》的傳授，也許也曾添了些新的《靈寶》經目。《真誥》卷十九《真誥敍錄》說「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我們已可以微窺其情況。《抱朴子·辨問》說「《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投袂》，凡三篇，皆仙術也」，他處《登涉》篇也曾引《靈寶經》原文，這大概是古《靈寶》的遺痕。葛洪的岳父鮑靚曾做南海太守，據說他曾在石室獲得《三皇文》傳世，《道教義樞》卷二引《抱朴子》文，今本《抱朴子》無之。北周時佛教攻擊道教的《二教論》却說晉惠帝元康中（二九一——二九二）鮑靚作《三皇經》被誅，這不知道確不確。《三皇文》後來在三洞的區畫裏屬於洞神的一派，和洞玄、靈寶一派頗有分別，但是《抱朴子》裏《登涉》和《遐覽》篇都曾提到《三皇內文》，並且說鄭君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遐覽》），就算是葛洪在大吹法螺，鮑靚造經被誅的話，似乎不像。

鮑靚、葛洪的時代，像天師道、五斗米道那樣粗糙的信仰並不會絕迹。他們的「教會」的組織雖然紊亂，但是它們的信徒羣，却擴大到北方的黃河流域，並且在民間社會裏，還鼓勵了一些低級的迷信和荒謬穢亂的風俗。有些謬行，也許根原還是很早的。在南方呢，東晉哀帝興寧間（三六三——三六五），據說楊羲從扶箕的降筆獲得以後叫做上清這一個系統的道經文字，主要的是《上清大洞真經》。他用隸書把那些話寫出來，傳給許謐、許謐兄弟，許謐傳給他的小兒子許翽，翽又傳其子許黃

民。他們的活動中心在丹陽句容，那兒也是葛洪的家鄉。許邁是王羲之的友人，他或者不認識葛洪，但是却拜謁過鮑靚。《上清》是《靈寶》、《三皇》之外的另外一大派，句容就是後來所謂茅山道士的老家。

西晉之後的北方和西北是五胡許多政權雄據和南方對立的局面。演變到後來拓跋魏的勢力較強，但是就是在劉宋初年的時代，北魏也還說不上真正地統一北方。北涼、西秦、夏都是它的威脅，更不用提長城外面西北的蒙古族蠕蠕(Avars)。突厥種的北魏佔領了華北的大批土地，北方有勢力的巨族和淪陷地區的羣衆不甘心起來反抗的很多，也有在異族盤據之下出仕的，但那並不能夠保證他們真地甘心投降。在北魏政潮中一個更慘痛的例子也許就是崔浩(三八一——四五〇)的遭遇。他歷事北魏太祖拓跋珪以下三朝，到拓跋燾時最受寵信，然而也就是在拓跋燾的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〇)，因為他修國史刊石，據說暴露拓跋先世的真實過於「直筆」，弄得自崔浩以下僅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都夷五族(《魏書·高允傳》)，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崔浩傳》)。至於在通衢中刻石的「國史」上寫的什麼，後人也不容易知道了。可異的是，崔浩是個有深心的人。史稱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按，《急就篇》原文是『馮漢彊』)，以示不敢犯國」。這樣小心謹慎，何至於犯這樣大錯？還有，國史刊石本據說是出於諂媚崔浩的人的建議，而浩「贊成之」。如果文字有問題，也絕不會對這事的輕重毫無考慮。這裏面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這在當時北方幾個大族都被這案一起株連就知道

了。也許崔浩曾暗中聯合各大族，圖謀恢復，這看他在泰常八年（四二三）陪拓跋嗣南巡返來在西河、太原、高陵上發的議論批評「五等郡縣之是非」就可以知道。他和天師寇謙之之間的關係，大概也有政治目的。

從宗教的宣傳效力方面說，寇謙之稱他在拓跋嗣神瑞二年（四一五）在嵩山頂上得見太上老君，泰常八年（四二三）老君的玄孫李譜文又到嵩山找他，兩次見面的談論和措施，似乎沒有什麼過高的見解；不過這大概也可以說明那時候信徒們的情況。寇謙之是南雍州刺史寇讚的弟弟，其父名脩之，父子名字皆有「之」字，不用避諱，是這種天師道世家的一個特徵。李譜文賜給謙之的「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這種稱呼，和傳說謙之「少治張魯之術」正是遙遙相應。太上老君授給謙之天師名義，教他繼續張陵的地位，就是五斗米道的新道統，也可以說是寇謙之的不滿意於當時在北方各地的祭酒、鬼卒種種活動的反映。《魏書·釋老志》敘老君向寇謙之說：「吾……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我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繼言改革的作法，「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謙之和崔浩本來友善，平常兩人在一起「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無有懈怠。」謙之既受神訣，就答應崔浩「當兼修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他要崔浩爲他「撰列王者治典，……浩乃著書